



LOUP 狼

小说荣登法国《费加罗报》、《世界报》、亚马逊畅销书榜单，
同名电影荣获法国票房冠军

感动全欧洲的冒险小说，欧洲版的《狼图腾》
《狼图腾》责编安波舜强力推荐！

（法）尼古拉斯·范尼尔◎著
欧瑜◎译



LOUP 狼

(法) 尼古拉斯·范尼尔◎著
欧瑜◎译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狼/(法)尼古拉斯·范尼尔 著,欧瑜 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354-5051-7

I. 狼… II. ①尼…②欧… III. 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78099 号

责任编辑:陈俊帆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印制:左 怡 印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50 毫米×1050 毫米 1/16

印张:19.375 插页:1

版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1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CONTENTS 录

I | 第一部分 | 狼群

虎钳之势在眼前形成，两路狼将驼鹿围进罗网之中。驼鹿肚子以下全部陷在松软的雪里。狼崽们眼见胜利在望，仿佛口中已经尝到了血腥的味道和热腾腾的内脏，顿时勇气大涨，浑身是胆。四头小狼暴躁地怒吼着，绕着驼鹿的后蹄奔跑起来。它们天生就知道猎物的弱点：后跟腱。想要制胜，必须一口咬断。那样，驼鹿就只能束手待毙，狼群只需发起最后的全面总攻。

155 | 第二部分 | 钢枪铁弹

就在乌尔卡找到逃生孔的一瞬间，卡宾枪三重奏再次震颤大地，沁入狼的毛皮。而铎罗克，凭空一跃，仿佛被一股超自然的神力抛射而出，身形定在半空，浓密的黑毛微微一颤，一阵无法名状的波荡过它灰色的脸，蓝白分明的眼睛凝望着已经远去的伴侣。

它腹侧发黏，一股暗黑的液体粘住了身上的毛，一直滴落到地上……

接着如铅块般坠落下来……

261 | 第三部分 | 盗木贼

他以为他的家园因远离俗世而受到保护，因人迹难至而免受侵扰……

难道从此以后，这一切的一切都不再是真的？难道那些西方猎人只不过是那些把他们，他和他的族人斩尽杀绝的强盗集团的前哨？

在他们之后，在盗木贼之后……埃文大地又会看到谁来勒紧自己颈间的夺命套索呢？

第一部分 | 狼群

虎钳之势在眼前形成，两路狼将驼鹿围进罗网之中。驼鹿肚子以下全部陷在松软的雪里。狼崽们眼见胜利在望，仿佛口中已经尝到了血腥的味道和热腾腾的内脏，顿时勇气大涨，浑身是胆。四头小狼暴躁地怒吼着，绕着驼鹿的后蹄奔跑起来。它们天生就知道猎物的弱点：后跟腱。想要制胜，必须一口咬断。那样，驼鹿就只能束手待毙，狼群只需发起最后的全面总攻。



1

两千多头驯鹿洪流般滚滚而下，来势汹汹几乎将所经之处夷为平地。万万千千鹿蹄敲击着大地，有雷鸣般的轰响，仿佛施与自然的魔咒，驾着西伯利亚的寒风，跨过一道道山梁，回荡在白雪皑皑的维克科诺彦斯科山巅。

骨肉、皮毛、鹿角裹成一大团，蒸腾起漫无边际的白色云雾，又厚又浓遮蔽了视线。

尼古拉因是个敦实强壮的西伯利亚汉子，典型的埃文族人，带有明显蒙古人和爱斯基摩人的面部特征。他丝毫未有迟疑，纵身跃入这白色风暴之中，瞬间被热血沸腾的躯体和汗淋淋的灰色鹿毛包围住。交错的鹿角犹如枪林茅阵，随时可能把他挑个透心凉，或把他掀翻在地，这样就更糟了，没等站起身来就会被踏得稀烂。

眼下他可不在乎这些，一个猛子扎进鹿群搏命似的拼斗，就像赤手空拳地对抗一台巨型推土机。纵使能熬过今晚，也会落得满身淤伤。他像只破口袋似的被撞来扯去，好不容易找回平衡又要再次迎击汹涌的洪流。他全然感觉不到撞击的痛楚，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如果自己晚来一步，这只被狼群成功孤立的驯鹿就会葬身尖利的獠牙之下。

还有一头。

该死的狼。

狼群发起攻击的那一刻，受惊的畜牲顿时撒开四蹄惊惶奔逃。

尼古拉因也从反方向一个箭步蹿了出去。绕过鹿群太浪费时间，这当口可是一秒也耽误不得。哪怕有一丝希望能在野狼咬死第二只驯鹿之前赶到，这险就值得去

冒，这可是他和家人、族人赖以生存了千年之久的鹿群啊！

尼古拉因没多想，一纵身，奔着凶猛的捕猎者冲了过去，根本顾不得看一眼还待在身后鹿皮桦树雪橇里的儿子赛尔盖。小男孩圆睁着杏核般的大眼睛，紧盯着父亲，幽幽的瞳仁里没有一丝恐惧。小小的五岁孩童，就已透出罕有的镇定自若，仿佛未来要与鹿群相伴一生的驯鹿人面对如此狂野的奔腾景象却能分毫不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言不虚。

身边回响着震耳欲聋的噼啪声，狂躁的鹿蹄掀起如雪的烟霭将一切笼罩在浓雾之下，可小赛尔盖一点也不慌张，对险境毫无察觉。这些巨大的鹿科动物擦着雪橇飞奔而过，惊跳的鹿蹄直把雪橇里的孩子撞得左摇右晃，仿佛惊涛骇浪中飘摇的小舟，可这孩子天生懂得骑士的高超技巧，本能地顺势左右摇摆，裹在折耳獾皮帽里的小圆脸上看不出一丁点儿的恐惧。只有右眼角挂着一颗“泪珠”，乃是来带自娘胎的朱砂痣。

尼古拉因奋力将整个鹿群分开，直到最后一拨也各归其位，此时他早已上气不接下气，这才定睛观瞧眼前令人血液倒流的惨景。

三头！雪地上，三头黑灰色野狼修长健硕的身躯是那么分明。遭到围攻的倒霉蛋已经没救了，躺在血泊里痛苦地呻吟，只剩一只蹄子还在微微抽动，显得那么无助。一只野狼用獠牙咬断了它的喉咙，另外两只伸出利爪剖开肚腹，没等猎物咽下最后一口气，凶狠的捕猎者早已甩开腮帮，大嚼起还冒着热气的脏腑。

这一切就血淋淋地发生在他眼前！几乎就在鼻子底下！这些狼通常会等到夜幕降临，人们放松了警惕之后，才慢慢接近鹿群，伺机进攻……或是在夏季放牧的季节，鹿群抵达高海拔牧场时，利用埃文族牧人远离鹿群的机会，扑向掉队的老弱残兵……

可这一次，鹿群已经驻扎在山谷里的开阔地上，而且赛尔盖还在旁边紧盯着。

冬季的漫漫长月，狩猎越发不易，所以狼群才变得如此放肆，赛尔盖这么想。它们一定比平时更加饥饿难耐，因此才这般疯狂地不顾一切：硬碰硬往上冲，实在有违常性。

残酷的人狼交战已经绵延了数百年之久——都是为了在这西伯利亚的荒蛮角落

争得一席生存之地，可有时却会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场面。

突然，一只狼撇开猎物，张着鲜血淋漓的大嘴转向五十米外的赛尔盖。此时尼古拉因越发看得清楚，这畜牲黄色的眼睛微微眯缝着，风把背上的毛吹得立了起来。他本能地顺着狼的目光看过去，看到儿子的双眼，孩子在雪橇里微微直起身子，眼睛瞪得比什么时候都圆。

狼和孩子的目光在一瞬间交错，可这对尼古拉因来说犹如一世。不过孩子没有危险，尼古拉因知道狼并非传说中那样会攻击人类。相反，他确信在这短暂的目光交流中看到了某种默契。某种看不见、猜不透的联系，凶猛的捕猎者和自己儿子之间的联系，自己的亲生儿子啊！当爹的和狼群可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呀！

真让人无法理解，况且这畜牲还咬死了他的一只鹿，这就更让他忍无可忍。

他忍不住从胸腔中爆发出一声怒吼，加快步伐向前冲去。受惊的众狼愣了一阵，接着转过头看着他，眼露凶光，鲜血滴答的獠牙在阳光下闪着冷光。群狼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吼声，一齐向他扑来，接着像以往跟人类交锋时那样，又突然逃开去，恋恋不舍地丢下猎物。尼古拉因仍在盛怒之下，他从背包里猛地抽出那把老式苏联托卡列夫步枪，一边跑一边朝狼群逃窜的方向开火。大部分的埃文族人都是神枪手，尼古拉因也不例外。奔跑中，他击中了其中一头，目标翻滚了几米，倒地而亡。另外两只几乎没有减速，撒开腿落荒而逃，将剩下的猎物抛给了正准备再次瞄准射击的尼古拉因。

尼古拉因松开了正要扣动扳机的食指。狼已经逃出了射程范围，没必要浪费珍贵的弹药。

他重新将目光投向那只鹿，双膝跪地，发现那牲畜余息尚存。又黑又亮的大眼睛犹如玛瑙一般，透着惊惶和痛苦，坚韧如尼古拉因也看不下去了。这个埃文族头人从腰间的皮套中抽出贴身的长匕首，像外科圣手一样，一刀斩进驯鹿的两段椎骨之间，结束了它的痛苦。

他抬起头，脑中飞快地算计着。这只是今年狼群捕杀的第四头驯鹿，好吧，这个数目还是可以接受的。

远处，那两只狼消失在山边的桦树林中。尼古拉因恨恨地看了它们一眼，转身朝鹿群走去。危险已经不再，鹿群也就停了下来，安静地呆着。此时已走出了两公里远，鹿群在一大片乳白的烟霭中渐渐缓过气来。

而小赛尔盖呢，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稍有点儿大的风雪衣，正一个人坐在铺着鹿皮的雪橇里，定格在一望无际的雪白之中。这孩子不仅没有被惊狂的鹿群吓到，尼古拉因还注意到他坐起身来好看清狼怎么攻击驯鹿。他那个位置可是把之前祭牲般的生杀场面看了个真真切切。

和所有埃文族的孩子一样，赛尔盖也深知自然的严酷法则。他很小的时候就已懂得，在这里，每个新生命的降生都伴随着死亡，死亡是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两者往往不分彼此。五岁的他刚刚目睹了对生死法则的鲜活诠释，此情此景他永不会忘记。

他更加不会忘记那双黄色的眼睛，那双超越了物种、禁忌和千年仇恨，深深嵌入自己眼中的瞳仁。

2

少年手举着望远镜，在这块岩崖上已经伫立了几个小时，就像君主俯视着自己的王国。这个王国（至少是一部分），在他眼前一直伸向无垠的远方。眼前是一片长满苔藓、群山环抱的高山牧场，点缀着墨绿色针叶林的山峰积雪皑皑，仿佛巨手轻抚着苍穹。远处，一条刚刚结束湍凌期的大河闪着波光，汹涌蜿蜒。

举目四望这一派雄奇的景象，不过刚好把整个王国看了个圆。目镜无法企及之处，是一片广阔如印度的大地，它将五条河流揽入怀中，横跨三个时区，那便是从中国直到北冰洋，覆盖整个大北方的西伯利亚。

雅库特^①。

这片埃文族人生长的土地曾是苏联官员所遗忘的伊甸园——首都距此八千公里之遥。

这一切对手持望远镜的少年来说无关紧要。他只是拼命地搜寻着地平线，仿佛只要集中精神就会有所发现。可他一副焦急而又沮丧的神情，显然没能如愿。

忽然，他跳了起来，隐隐约约看见远处有一座冒着青烟的丘陵，就在这时，他感到一只手重重地搭在自己肩上。他转过身，看着满面春风的父亲。

——他们到了！他几乎叫喊了起来。

尼古拉因也露出了笑容，脸上的皱纹也加深了几许。四十岁的他比实际年龄看起来至少要苍老十岁。无论维克科诺彦斯科山脉中生活多艰辛，凛冽的北风、刺骨

^① 即撒哈共和国。

的冰水、沁肤的严寒，像捶揉鹿皮一样地锻造着他。十年间，西伯利亚的寒冬虽然在尼古拉因的脸上刻下深深印记，却丝毫未能损及其体力和思维，他依旧目光锐利、身形矫健。一副短髭乌黑如发，咧开的嘴里露出四颗镶金的上牙。很多埃文族部落里，人们都把这视为头人高贵身份的别样标志。

他像往常那样注视着儿子，目光中夹杂着慈爱和自豪。十年的时间，赛尔盖完全成为尼古拉因希望的样子：精于狩猎，擅长射击，几乎跟自己一样那么了解驯鹿的习性，尤其是繁衍习性。他对自然最隐匿的秘密了如指掌，就像是大自然对他耳语倾诉了一切。他有一颗纯洁的心，天性慷慨而无畏，似乎一切本该如此。唯一的缺点是略带幼稚天真和宁直不弯的个性，像盘羊一样的执拗。说来这也并非真正的缺点……赛尔盖是尼古拉因和阿纳迪娅夫妻俩的骄傲，也是全族人的骄傲。而女孩儿们眼中的赛尔盖，他拥有散发着阳刚之气的修长身躯，浓密的黑发下一张清秀周正的脸庞，甚至连眼角那颗伴着他长大的泪滴形胎记都是那么的迷人。

赛尔盖并不反感某个女孩对自己的垂青，甚至还很希望被人爱慕。十七岁时就已初尝爱情的滋味，这种经验颇令其他同龄男孩嫉妒，还得了个情场高手的名号，这个称呼可比狩猎的战利品更让他感到骄傲呢。

而此时此刻，他心里想着的却是其他部落的一个女孩，她在山脉另一端的某个地方，这条波光粼粼的大河上游……最后一次见到这女孩是在两年前的了，那时她还是个小丫头。她现在该出落成了大姑娘，而在赛尔盖也长成小伙子的今天，她的部族就要来访了。

在赛尔盖看来，上次相见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而距此不到一个小时之后，两个部落就要正式会面。

——他们到了！赛尔盖忍不住又说道，真是喜不自胜。

尼古拉因拿过望远镜，盯着远处的地平线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道：

——那不过是风扬起的尘土，没别的。

赛尔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重新转过头看着茫茫无际的苔原，只见风中一片稀疏的桤木林簌簌摆动，但不见丝毫人迹，更别说驼队了。他搜寻着哪怕一丝一毫的影踪，能够反驳父亲的迹象，可一切都是徒劳。远处的山脊上，风渐渐歇了下来，冒着青烟的小山丘也随之消失不见。

——他们大概没能走拉楚卡，尼古拉因又说道。乌拉丁去通知他们的时候水位

已经很高了，他们必定是绕了个大圈子……最快也得明天晚上才能到。

——能再等等吗？赛尔盖心有不甘地最后一次央求道。

父亲的脸绷了起来。

——都准备好了，赛尔盖。我们已经等得够久了。你很清楚我们不能再耽搁了，再过两天就过朔望了。

他转身朝营地走去。赛尔盖仍站着不动，尼古拉因转过身。

——别磨蹭了，他说道，你母亲该着急了。

父亲渐渐走远了，小伙子用望远镜瞄了地平线最后一眼，就好像在违背父意的最后几秒钟内，自己期待的奇迹就会发生。

接着，他叹了一口气，猛地站起身，朝着帐篷搭起的村子走去。

这村寨赛尔盖从小看到大，从未变过，只是随着季节的更迭，鹿群放牧季节的交替和部落的迁徙，辗转于各个狩猎地。

全村只有十二顶帐篷，斜顶，状如长方形的小屋。其中几顶是坯布的，剩下的则是彩色条纹布的，但一律开有侧口，从里面伸出一根埃文语称为“斯卡瓦拉达”^①的管子。这是一种铝制的炉灶，不仅可以用来做饭，也可以加热饭菜，还可以取暖。炉灶以桦木为支撑，迁徙时放在雪橇里，挑选最强壮的驯鹿来运送。

为了方便取水，帐篷村就扎在一条刚刚解冻的小河旁边。一名妇女正在河边清洗当天猎杀的一头驯鹿的内脏。一束束袅袅的轻烟在干燥明媚的空气中，散发出阵阵露天火堆的木香。两个男人锯着木头，另一个用驯鹿跟腱做成的针缝补着鹿皮马鞍套。帐篷一百米开外的地方，几只小马驹和五十头半放养的驯鹿，这样的闲适自在恰恰与人群的躁动形成了鲜明对比。男人和女人们急匆匆地在帐篷间穿梭着，怀里抱着桤树皮的篮子和盛满食物的碗碟。营地中央的大火堆周围，一些族人正往铁杆上串肉块，另一些把小桌子拼成一张大桌，往上面布菜。小孩子们跑过来偷偷掀一块面包、鹿肉或是甜饼，负责照看筵席的妇女们忙把他们赶开。

夏季初至，冻土苔原渐渐复苏，但四下里还是刺骨的寒冷，不过这一堆欢快跳动的篝火却让游牧村子满是温暖人心的炽热。几个小时之后，气氛将愈发热烈，身

^① 音译，原文为 skavarada。

穿厚棉衬衣和粗毛外套的人们将个个挥汗如雨。

赛尔盖不由自主地弓起身子，更无时无刻地意识到自己就是这场即将到来的欢会之王。

可她却不会出现，想到这儿，他不觉兴致全消。

火堆旁，其他的孩子正围着一根插在地上的木棍相互追逐。沿着木棍根部在地上画了一条白线，木棍的阴影一分一秒地向白线靠拢，就像只有一个钟点标识的日晷轴线。

赛尔盖的目光落在阴影上，随后又转向白线，心里算着还要多久这两条线才会重合。

童年进入倒计时……

——赛尔盖！

听见母亲的声音他不禁微笑起来，她手捧为儿子准备的礼服正走出帐篷。这件珍贵的长袍用着色鹿皮缝制而成，坠着编织流苏，镶着珍珠、银质小球和绿松石片的饰带。阿纳迪娅就像捧着一件圣物，骄傲地把袍服递给赛尔盖。

——你看，她说，浅浅一笑，我记得你父亲最初的样子，就是他穿上这身衣服的那天。他刚满十三岁，衣袖都垂到了膝盖。

赛尔盖皱了皱眉。他无法想象孩提时的父亲，这么想有点怪怪的。

而他偶尔看到男人们盯住母亲的眼神，反倒没觉得有什么别扭。

阿纳迪娅已近不惑之年，在这样严酷气候下生活的妇女通常会未老先衰。而她却有如神佑，时间的侵蚀丝毫无损她的美丽，天然的棕色皮肤，黝黑的杏仁眼（赛尔盖继承了母亲的双眼），苗条曼妙的身姿。

为了今天的仪式，她用一根簪子把满头青丝盘了起来，露出优雅修长的脖颈。这根用猛犸的獠牙雕刻而成的簪子，跟着她的步态来回摆动着。她把长袍举到赛尔盖胸前比了比，露出满意之色。

——这袍子更适合你。来，穿上吧。

赛尔盖有些犹豫，突然害怕自己穿上这身“戏服”就会变成小丑。阿纳迪娅不耐烦地地吐了口气，拿起袍子就往赛尔盖身上套。

——正经点儿吧，她语气温柔而坚定。今天可是个大日子。

——我没不正经啊。

阿纳迪娅仔细端详着儿子。

——怎么回事？……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

——怎么可能！赛尔盖反驳道。你知道，我已经一个人呆过了，在那山上。

母亲绕到他身侧帮他整理袍服。

——这可不一样，她在儿子耳边说道。你和我，我们俩都很清楚，从今往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赛尔盖恼恨地摇头：

——妈，我不是小孩儿了！

阿纳迪娅宽容地一笑，平复了一下情绪，用手捧住他的脸，亲了亲他的鼻尖。

——你还要再当五分钟的孩子。她低声地说。

没人见识过萨满的出场，他现身总好像天神下凡，化作一只雄鹰，静悄悄地远道飞来，落在背光的崖角之上。他总像长途跋涉而来的旅人，却就住在村子的那一头。

没有人对此感到疑惑：大自然之神常驻其身，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就是神在人间的化身。

他看得比别人都明白，他辨别是非如水晶般剔透，剔透得超乎了常人的想象，因为他的双眼不是长在脸上，而是生在灵魂深处。

萨满目不能视，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盲的。但他自己似乎对此从不介意，平日在自己那顶总在一定距离以外的帐篷里，生活跟常人无二，行使萨满的职责时也并未受影响。

木尤克是他的名字。没人知道木尤克的年龄，人们只晓得他已年过八旬，目睹了这座村子里所有生者的出世，所有亡者的故去……还有那些只有他见过的过往之人。

木尤克钩着安德雷，这个一米八几的壮汉刚才还趴在热锅边垂涎三尺呢，这让他看起来愈发佝偻龙钟。萨满像是为了弥补老态而挺直了身子，可却显得僵硬不堪。他迈着小碎步往前走，越过人群可以看见他头顶上的小帽，就像浮于水面的一团淤泥。小帽由两块彩色布片拼成，十分鲜艳，但有些土里土气，帽角代表宇宙四方。身上那件驯鹿皮外套用桤木树皮熬成的胶染了色，上面画着各种动物的图案，正中高悬一面象征太阳的铜牌。腰带上挂着驯鹿喉部皮毛包裹的装饰物，这种动物的魂魄就寄居在喉咙部位。他那张干瘪的棕色面孔，经受了一个世纪的严寒，已是

皱纹交错，但微笑里却透出由内而外的热流，每一个经过他身旁的人都能感受得到。

当他在安德雷的搀扶下走到人群围着的火堆前时，所有的窃窃私语霎时间都停了下来，人们纷纷闪开，好让他走到祭祀桌的另一头。他先围着桌子绕了一圈，一边用干枯的手指摩挲着每个宾客的脸颊。这些人他都认识，走过每个人身边时都说了几句体己话。然后来到祭司的专位前偏身落座，将手中紧攥的一个长条形皮包裹放在桌上。

大家也都坐了下来，只有赛尔盖站在木尤克的对面。老人盯着赛尔盖，仿佛能看见他一样。赛尔盖呢，一下子被这古怪深邃，近乎超自然的目光给震住了，顿时没了充好汉的念头。

赛尔盖的双亲就站在身侧，目光一刻也没离开他，眼中毫不掩饰骄傲之色。尼古拉因穿着那件妻子为重大场合亲手缝制的驼鹿皮外衣。阿纳迪娅呢，正忙着照看赛尔盖的两个弟弟，伊万和米卡埃尔。

——他就像个王子！米卡埃尔说道。

——不，是国王！七岁的伊万以自己年长弟弟三岁的威严纠正道。

——可惜没有王后。阿纳迪娅不禁叹道。

赛尔盖感到有些不自在，将目光投向一边。

萨满嘶哑的声音响了起来，众人忙闭口不言。

——赛尔盖，他说道，今天是个大日子。我们选择你来看护族人最珍贵的东西。从盘古开天地之时，从我们的祖先迁往北方之时，驯鹿就是我们的圣物，是我们的力量之源，是我们身体的另一半。我们以它的血肉为食，以它的皮毛为衣，搭建帐篷，遮风蔽寒，坚韧让它成为无可替代的交通工具。但是驯鹿所代表的远远不止这些：它用血肉把我们与大自然联为一体。鹿群是自然之魂，是生命之神，正是这些神灵引导着我们，正是这些神灵每天赋予我们生存的恩泽。

他停了一阵，周围寂静得可以听见苍蝇在飞。随后他问道：

——你准备好献身鹿群了吗，赛尔盖？为鹿群奉献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对此你是否清楚明白、心甘情愿？

赛尔盖点了点头，接着猛然意识到老人看不见他，于是声带哽咽地吐了个“是”。

——准备好保护它？木尤克再次问道。

——是。

站在哥哥身旁的米卡埃尔傻乎乎地咯咯笑了出来。他母亲忙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颊，提醒他这一刻的庄严肃穆。

——准备好誓死守护它？木尤克最后一次问道。

——是。赛尔盖第三次回答道，语气坚定而凝重。

所有人都望着他。此刻的他，已不同于以往，似乎萨满的一番话彻底改变了他。人们的眼中都多了一分敬重，他们相信赛尔盖在这一刻确确实实已经成为了男子汉。而这恰恰是这一仪式的深意所在。

有人把伊万朝木尤克那边推了推，他正把那个长方形皮包裹递向孩子。伊万跑过去把包裹递给哥哥。赛尔盖心怀敬畏地接过包裹，小心地展开兽皮，里面露出一根光滑的长木杖。

——从今天开始，将由你来守护鹿群，木尤克说道。这支步枪就是荣誉的象征，从今后它就属于你了。好好用它，别让自己有辱使命。愿大地之神与你同在。

萨满用手掌拍了拍桌子，示意讲话完毕。

人群爆发出喜悦的呼喊，仪式结束，庆祝活动开始。在沸腾的欢乐之海中，赛尔盖瞥见父亲无比自豪的笑脸。阿纳迪娅跑过来一把拥住儿子，而米卡埃尔和伊万则在一旁争抢着要摸一摸那杆步枪，可又有点儿怕：这枪可是沾染了萨满的神力哦，是有灵魂的，所以才能一瞄一个准。

族人们纷纷围拢在小伙子身旁，拍肩的拍肩，握手的握手，以表祝贺。

是啊，赛尔盖心下说道，这是个大日子。这是他等待和期盼的一天。可随着这无上荣耀而来的，还有重而又重的责任。倘若他有负众望，他宁愿现在不要胡思乱想。

他朝地上的那根木棍看去，此时，阴影已经跟白线重合。

他作为男人的生活正式开始了。